

爱心永存

发生在大洋彼岸的真实故事

● 赵振康 编著

● 复旦大学出版社



LOVE FOREVER

爱心永存

——发生在大洋彼岸的真实故事

赵振康 编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林骧华

责任校对 陆宏光

爱心永存

——发生在大洋彼岸的真实故事

赵振康 编著

出 版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国权路 579 号 邮政编码 200433)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复旦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6.375

字 数 170 000

版 次 1997 年 6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 000

书 号 ISBN7-309-01829-X/I·139

定 价 10.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本书收有 35 则发生在大洋彼岸的人们现实生活中的奇妙故事,这些故事根据真实发生的事件,描绘了日常生活中普通人遇到突如其来的异常情况时作出的反应。人身上具有的非凡潜力和优秀品质在压力和灾难面前会突然迸发和显现,能做出非凡的事情来,例如爱心汇集能使一个濒于精神崩溃或人身危难或肉体垂死的人复活,重新燃起生命之火;意志力量能使一个人在孤立无援的境地走出灾难。人类的崇高在这种凡人的非凡业绩中得到了真正的体现,他们的智慧使他们在争取生存的过程中终于转危为安。这些故事颂扬团结友爱、见义勇为、临危不惧、忠贞爱情、骨肉情深、人情温暖、坚毅顽强等等,组成了一部“精神文明”的交响曲,令人读后获得教益,受到鼓舞和启发。

这些故事所记述的事件本身都带有奇异的特征,通过对事件过程一步一步地展开细致的描述,将巧合的奇遇、意外的经历和微妙的现实融合在一起,构筑成令人惊叹的场景。尤其难得的是,这些可读性很强、情节十分生动的离奇曲折故事都是真人真事,所以

比任何虚构的小说更引人入胜。应该说,高尚的品质和勇敢的精神会使人生变得异乎寻常,而这种精神力量和气质正是人类道德的主体,它使人的生命从平庸走向辉煌。

我们希望这些故事能使读者对人生及其价值有一种深刻的领悟,尤其希望它们能裨益于正在成长中的青年,帮助他们确立奋发向上的人生观,铸造真正的人的性格。我们深信这本有益的读物能起到这种良好的作用。

本书由复旦大学外文系赵振康副教授编写,复旦大学出版社编辑计美娟、顾潜、张永彬等人协助修改文稿,万平先生对全稿作了删选和统改。

宓 风

1996年10月

内 容 提 要

本书收有 35 则外国故事,虽然素材奇异,却都是根据真人真事写成的。这些故事以曲折的情节、生动的描述,表现人在困境和危难中的坚毅精神,在日常生活中的爱情和友谊,在惩治罪恶时的勇气和智慧,讴歌了道德力量和高尚品质。故事短小精练,可读性很强,并且都富有教益和启发的意义。

目 录

- 1 拳击手的奇遇
- 7 “死”是怎么回事
- 11 滴水之恩
- 14 爱心永存
- 18 赛场争雄
- 25 奇破怪案
- 31 爱情不只需要接吻
- 38 逃离现场的代价
- 42 劫机事件始末
- 49 大衣的故事
- 54 鲨鱼口逃生
- 60 贝恩绑架案
- 67 钢丝绳上血和泪
- 75 巧计擒盗贼
- 81 雪地父女情
- 87 最不后悔的投资

- 91 在那有爱的地方
97 无法估量的潜力
103 尽责的大哥
108 千里寻母记
114 夜擒窃贼
119 “死信”奇效
122 母爱
127 绝处逢生
134 难得的爱
138 死神脚下
145 父子情深
150 空中飞人
156 山林里的搏斗
162 水中情
168 航空小姐霍斯利
173 断桥惊魂
178 飞来横祸
180 女郎历险记
186 露丝的噩梦

拳击手的奇遇

9月的一个凌晨，天还未亮。欧文搭车从佛罗里达北部的湖城远道而来。他一下车，就走进一家夜间餐馆，放下行李，要了点碎牛肉。

旁边一张餐桌边上坐着一位瘦骨嶙峋的老者，他在喝汤，灰白的头发乱草似地从那破旧不堪的巴拿马软帽边下露出来，散乱地飘围在头颈上。他瞟了欧文一眼，大概发现了他行李包上佛罗里达大学的标签，便笑嘻嘻地对欧文说：“去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我好像在圣奥古斯丁基督教青年会上见过你。你获得了全美重量级拳击赛冠军，对吗？”欧文点了点头，心里却有点纳闷。

停了一会，老人又若有所思地补充道：“当时你甚至连面罩都没有戴。”欧文告诉他，现在自己已经是职业拳击手了。

“你退学了？”

“不，我想做职业拳击手的目的正是为了继续上学。”

过了一会，老人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如果你要到盖恩斯维尔大学，我可以捎带你去；我正好要路过那里。”

当他的破车吱吱嘎嘎地爬上41号公路时，这位名叫波泼的老

人已经在喋喋不休地谈论着青年拳击高手们的轶事。原来几十年前，他也曾是个拳击手，现在他退下来了，目前正帮助拳击比赛组委会寻找一位重量级拳击高手，准备在明天晚上与凯·贝利·泰勒对阵。这是一场以十个回合决定胜负的比赛，地点在特姆巴。泰勒预定的对手前天在训练时手受了伤。

停了一下，波泼又问：“你叫什么来着？什么地方人？波兰人？”

“不，犹太人，在吉纳萨斯出生。”

波泼抬头望了望夜空，沉默了许久。这是一种常见的神态。只要欧文一说是犹太人，思想交流的大门就会逐渐关闭，直至彻底沉默。

波泼自言自语地说：“我老是在想，如果我是个犹太人，还不知会怎么样呢？”

这句话使欧文感到一阵温暖。“犹太人怎么啦？”欧文问，“难道他们不是人吗？”

波泼摇了摇头说：“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应该更努力些，应该像你一样多接受些教育。现在一切都晚了。”

晨曦冲破了黎明前的黑暗。欧文不安地告诉波泼说，他实际上并不想在盖恩斯维尔停留，他要搭车去迈阿密。“我想你是要回学校去吧？”波泼说。

欧文确实是要回学校去，但他必须先去找威利弄点钱。威利是个出纳员。他的老板曾带领欧文和其他拳击手周游全国去献技。旅行结束时，他突然不辞而别了。当时欧文得了500美元。在40年代，这是一笔可观的数目。威利住在迈阿密。万一他不在家，欧文想道，我就一边用拳击表演搞点钱来维持生活，一边等他。

“算了吧，”波泼粗声粗气地说，“你还是先别去上学了吧！”

“如果弄不到钱，我就只能弃学。我需要300美元付帐，今年我得开始筹款。”

又是一阵沉默。接着波泼又问：“今年夏天，你准备跟谁比赛？”

欧文说了几个人名。

“你与他们交过手吗？他们可都厉害着呢。主力嘛，都是些心狠手辣的拳击手！”

欧文解释道：“每场比赛，那位带我们周游全国的老师都从头至尾观看。他赞扬我的技术高超，简直神了。”

“卑鄙！”波泼轻声嘀咕，“他就这么来捉弄一名初出茅庐的新手？你的经验有限，怎能和老猴子对敌！”

欧文从包里抽出一卷剪报。波泼也想看看，结果车差点翻了。“我真是该死！”他朝挡风板咕咚了一句。过了一会儿，他又转身对欧文说：“你一定会赢的，就呆在特姆巴吧？！今晚就安排你与泰勒比赛，到时你会赢到 300 条大鱼（300 美元）的。”

波泼的房东，一位头发微白的老太，满脸忧伤地望着波泼。“就是他将与泰勒对阵？”她问。

“他是我的儿子。”波泼粗鲁地答道。吃了点女房东给的东西之后，欧文便去波泼的房间里睡了。

欧文一觉醒来，窗外早已夜色一片。一位长着一双水泡眼的矮胖男人正俯向欧文，双手内行地按摩着他的大腿肌肉。波泼介绍说：“这位是杰德，是一位汽车司机。”

欧文一面穿着衣服，一面告诉波泼说自己最早一次听说泰勒的名字是在几年前。当时他很厉害，可不知道以后他干得怎么样？

“他给自己好不容易争来的声名蒙上了阴影，”波泼一脸痛苦状，“今晚他希望重整旗鼓，一定要赢。因为人们可不愿意资助被击倒在拳击场里的人。”欧文问，“如果失败了，只要他不灰心，为什么就不能继续奋斗下去呢？”波泼点了点头。“如果听我的话，他早就成为重量级拳击冠军啦。”接着一句话更使欧文惊讶不已，“我一直想请人教训教训他。”波泼生硬地说。

起居室外传来了一声高叫：“半决赛已经结束！”波泼一手搭住欧文的肩膀提醒道：“你要对付的是个高手，他会拳击，又懂拳术。

可他的本领是在舞厅和秘密小酒店里学来的，只要能与他转上6圈，他必输无疑。可在6圈之内，你可得当心。他很鬼，又会不择手段。”

铃声一响，欧文一上场，泰勒就冲进拳击台来，向欧文发起猛烈攻击，企图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打他个措手不及。欧文朝后一闪，半蹲着身子，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手臂、拳击套和双肩上。他想后发制人，所以先与泰勒兜圈子，既不让他抱住，更不容他发力攻击自己的侧面。

初次交手后，泰勒马上意识到欧文并不是个业余拳击手。事实想必使这位拼死相争、穷凶极恶的家伙清醒了。他也实在太想赢了。

突然欧文眼前一阵金星乱舞，对方的手指戳上了他的眼睛。他背靠栏绳，什么也看不见了。泰勒的拳头不停地猛击欧文的后脑勺和腰部。欧文刚要倒下去，泰勒的前额又撞在他的眉骨上。欧文眼前又是一阵金星飞舞。这时铃声响了。

波泼强烈地抗议裁判员不公正。可裁判员只是耸了耸肩，显然，他没看见泰勒的犯规动作。

第二局开始，泰勒以逸待劳，决不轻易出手，他想节省有限的精力。而欧文也是以防为主，尽量等泰勒精力消耗殆尽时再攻击。可是比赛一不紧张，观众就不耐烦了，开始拼命跺脚。突然，泰勒朝欧文扑过来，拳头像雨点般地倾泻。欧文步步退让，泰勒步步紧逼，他抓住了欧文的肘关节，于是两人就面对面地对攻起来。泰勒一边出拳，一边咆哮着：“打死你！打死你这只配做啦啦队的犹太人！”接着他竟然朝欧文脸上吐起唾沫来了！

欧文气得简直要发疯了。从比赛开始以来，他还没有被这样激怒过。他一把将泰勒从自己身上搯开，把他推出了比赛圈，撞在栏绳上。欧文大步赶上，泰勒却又被绳网反弹了回来。这时欧文自己也倒了下去。

欧文只觉得自己仿佛躺在云雾里，飘浮在半空中了。远处隐隐

传来裁判员的叫声：“6！”一听到6，云雾一下子变成了坚实的帆布。接着是“7！”当听到“8！”时，欧文一只脚已经撑了起来。到“9！”时，他终于全身站了起来。他吐出了几颗牙齿，觉得浑身的神经好像都被扒落下来一般。

泰勒迅速扑过来，想给欧文以最后一击。欧文挡住了他的进攻，一转身，逼得他背靠在栏绳上，然后用220磅力量的拳头毫不留情地朝他打去，同时拼命地沿着绳索推搡他；发热的绳索在他的背上磨出了一道道鲜红的印痕。最后欧文踩住泰勒的双脚，一阵猛击，力量大得连他自己也不敢相信。裁判员赶上去拉住了欧文的手，欧文还是继续用额头代替拳头猛撞泰勒，结果连拳击套背带也震松了。裁判拼命想隔开他们，欧文还是一个劲地撞，根本不考虑后果。正在这时，欧文一不小心，肘关节脱了臼。泰勒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欧文扑上去，抓起他的大腿狠命一摔，痛得他大声嚎叫起来。欧文转身又将他的膝盖拉到自己大腿旁，左手穿过他的手肘弯，直捣他的下颚，直打得他趴在地上再也起不来才罢休。

欧文钻出绳圈，迫不急待地想听完比赛结果。过了一会儿，只见波泼突然走进圈来，架起泰勒的胳膊，把他扶到了角落里。

后来，欧文和波泼在一家小饭馆吃饭。波泼看上去很累，他递给欧文一叠钞票，正好300美元。欧文抽出75美元交还给他。“这是怎么啦？”波泼问。欧文说，这是百分之二十五的佣金。波泼把钱又推还给欧文说：“孩子，你没欠我的债。”

这时，欧文说：“对不起，这次比赛我野蛮了。可泰勒的所作所为您也都看见了。”波泼点了点头，眼睛却看着别处。

“这点钱用到毕业，够了吗？”

欧文说差不多。可是波泼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

“你毕业后要多多保重。”

杰德急匆匆赶来，他问波泼：“去盖恩斯维尔的公共汽车马上就到，你和我们一起去车站吗？”波泼坐着不动。“实话告诉你们

吧，”他做了手势，“我真是个老捣蛋。”“再见，波泼，”欧文握住他的手向他告别，“真是感激不尽。”

在汽车站，杰德握着欧文的手说：“波泼以后一定会替你安排一系列捞钱的比赛的。”欧文说，与泰勒拼斗所赢的钱可不是好捞的，尽管得到这300美元是有生以来速度最快的一次。杰德的水泡眼中流露出一解的神色。接着他苦笑一声说：“孩子，别瞒我了，我亲眼看见比赛组织者付给波泼百分之二十属于你的票房收入，只有130美元，你怎么会拿到300美元？”

他们还来不及深谈，汽车就启动了，杰德赶紧把欧文推上了车。

第二天，欧文写信给波泼，要付还他170美元。由于记不清他的确切地址，只好将信寄给竞赛场。以后他又写过两封，可是回信都说此人不在。

两个月以后，欧文收到杰德的一份电报，他推荐欧文去特姆巴参加一场拳击大赛。他在车站迎接欧文。欧文一钻进他的破车就问：“波泼近况如何？”

杰德沉默了一会儿说：“你还不知道？波泼已经死了。”

欧文当即觉得好像让人捅了一拳。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杰德说：“就在你离开特姆巴的第二天早上。他的房东老太发现他没起床，死了。”他紧了紧裤带，又说：“算了吧，我早就料到他会死的。”

欧文一时莫明其妙，过了好一会才问：“波泼有家小吗？”

“只有一个孩子。”

“在哪里？”

杰德直盯着欧文，发觉欧文还蒙在鼓里，他那悲哀的脸上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你还不知道？贝利·泰勒就是波泼的儿子。”

“死”是怎么回事

维克托·索洛与太太开车出去兜风，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会“死去”两个星期之后又活了回来。

1974年3月23日，星期六上午，阳光明媚。他们兜完风，正沿着波士顿邮政路往回驶。他家住在纽约的马罗内克。上午10点52分，前面红灯一亮，他停住了车，马路对面是个加油站。就在这时，他的漫长而奇妙的死亡之旅开始了。以下是他妻子的话，叙述此后几分钟内现场发生的一切。

“维克托转身对我说：‘呃，露西，我……’话音未落，他就咽了气，整个身躯一下子瘫倒在座位上了。他头部僵直，眼睛睁得很大，好像突然受惊一般。我立即意识到丈夫已经完全失去了知觉。

“我一脚踩住刹车，双手扶住他，头伸出车窗外大声呼救。这时红灯变成了绿灯，周围的车又流动了起来，谁也没有注意到我的呼喊。我丈夫的脸已经变成死灰色了，嘴张得大大的，可他的眼睛好像仍然在凝视着迷人的景色。我万般无奈，就决定把他拉到我的座位上，自己开车把他送往医院。可正在这时，我的呼救声引起了对面加油站老板弗兰克·科伦杰罗的注意。他立刻向警察报了警。”

10点55分,索洛的心脏停止跳动已有3分钟了。时间就是生命,再过1分钟,他的脑细胞就要开始死亡。

第一件巧合的事发生了。警察所还没来得及发出警报,正在波士顿邮政路上巡逻的警官詹姆斯·唐纳莱却正好来到了他们停车的交叉路口。他见索洛脉搏停止了跳动,口鼻停止了呼吸,就即刻和科伦杰罗先生一起把索洛拖出车来,进行人工急救。

警官迈克尔·塞纳接到警报时正在距现场半英里处值勤。半分钟后,他赶到了现场。他迅速从车里拖出氧气瓶和一副供氧面罩。几秒种后,他给索洛套上了面具。塞纳后来告诉索洛说:“我可绝对不是开玩笑,我们当时所干的一切真的只不过是做做样子。在我看来,你确实已经死了,我可以打赌。”

警察所同时使用高频无线电波向每个腰间携带接收器的救护人员发出了警报。讯号一发出,一名救护人员恰巧当时在附近指导工作,他一抬头就望见50码开外处有两名警官在拨弄着一具死尸。他只用了10秒钟就赶到了现场。

这位救护人员姓麦卡恩,他事后说:“我把了把脉,脉息全无;他已停止了呼吸,眼睛睁得大大的,瞳孔也已放大,表明血已经停止了流动。所有这些都是死亡的特征。看来他是确死无疑的了。”

10点56分,体重270磅的麦卡恩开始给索洛做心脏起搏急救。

巧合的事接二连三,救护车也嘟嘟嘟地朝这边开来。只要稍晚一会儿,救护人员就都下班回家了。而且救护车当时也正好停在急救站里。所以只用了3分钟,他们就赶到了。时间正是10点59分。

他们一面把索洛抬进救护车,一面立即与6英里处的切斯特港医院取得联系。医院马上通过当地广播,用“99”呼号把所有的有关医生都叫到了抢救室内。索洛被送进去时,那里早已等着两名内科医生、两名外科医生、两名心脏病学专家、两名呼吸道疾病临床医生和两名护士。当时他们承认,根据惯例,可以判定他确已死亡。

11点10分,心脏监视器安装好了,纯氧气管插上了,强心针一针一针地打了,一个电动心脏起搏装置在索洛腰间装上了。

11点14分,电动起搏器把索洛的身子从手术台上震起有几英寸高,但毫无效果。

11点15分,医生们进行了最后一次尝试,索洛的心脏停止跳动已有23分钟了。突然,手术台旁一阵骚动,索洛的心脏奇迹般地出现了不规则的跳动。更使每一个人大吃一惊的是,他竟猛地一下子从手术台上直挺挺地坐了起来,随即翻身下来,病态顿时全消。

起初,他意识到自己的眼睛虽然张着,可就是什么也看不见,好像他只有一具血肉之躯,其他都不属于他了;这简直难以想象!罗思医生事后对他讲到这桩奇迹时说:“当我在病房里再次见到你时,你竟然已经恢复了知觉。我问你感觉如何,你回答说自己在阴间又在阳间。事实也正是如此,你死了过去又活了过来。”

以后的日子是难受的。索洛根本无法把自己同周围活生生的世界联系在一起。他经常怀疑自己究竟是在人间,还是在一个梦幻般的地狱里,他经历过的一切是现实还是幻觉。

一连几天,他老是在生死线上滑来滑去。他心不在焉地胡言乱语,不时地向医生提出一些古怪的问题,弄得医生们手足无措,啼笑皆非。这也许是脑子受伤的缘故吧。医院里的病历卡上是这样写着的:“记忆严重衰退,思维混乱,辨别能力差。……神经科医生对他以后能否恢复判断能力表示怀疑。”

6天后,病情突然有了转机。索洛一觉醒来,发现周围的世界不再像前几天那样混乱无序。他意识到自己终于挣扎着走出了地狱之门,完全跨进了人间。从那以后,他恢复得极快。又过了8天,他出院了。

他一回家,家人、亲友甚至陌生人都来问长问短,其中一个最常问的问题是:“死亡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还问他是否记得心脏停止跳动后的情景。可是他却找不出恰当的语言来表达这异乎寻